



霓續

日期：即日起至9月3日
時間：中午12時至晚上8時
地點：中環荷李活道10號大館01座複式展室、洗衣場石階

內容：霓虹燈是香港獨特而鮮明的文化符號，展覽「霓續」邀請當代霓虹巧匠追隨先驅腳步，聚焦這門產業的精湛技術與傳統工藝。展覽橫跨大館兩個不同展示空間，在01座複式展室，觀眾能近距離觀賞逾20個霓虹燈招牌，當中不少由霓虹交匯團隊保育下來，重新安裝後首次展示，讓懷舊招牌重新綻放絢麗光芒。這些招牌與新的霓虹作品一同展出，凸顯文化傳承。另一空間恍如帶領參觀者重返上世紀70、80年代的灣仔、尖沙咀和銅鑼灣等區域，站於高樓林立的街角風景中，重溫昔日時光。展覽帶出了霓虹作為一種新的創作媒介，而非夕陽產業的信息，並且探討霓虹工藝品背後的藝術價值，讓觀眾深入了解霓虹燈的獨特性。 文：儀



展覽展示了懷舊招牌及具創意的全新霓虹作品。(相片由大館提供)

踏上夏日冒險

日期：即日起至9月9日
時間：中午12時至下午5時
地點：黃竹坑業勤街39號 Landmark South 19樓08室 SENS Gallery

內容：盛夏總讓人聯想色彩繽紛、輕鬆快樂的氛圍，在這個季節，不妨看一場充滿夏日色彩的展覽，感受其帶來的力量。展覽「踏上夏日冒險」展出美國藝術家 Peter Opheim 和 Ogden Opheim 的最新雕塑和繪畫作品，Peter Opheim 的作品運用多種色彩，充滿童趣感。他創造的陶瓷雕塑和畫作，透過擬人化的方式展現複雜的心理形態，反映了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同時給予觀眾思考的空間。Ogden 的方盒人物將人與機器融合成一體，反映了藝術家和觀眾的獨立和自主精神。兩位藝術家的獨特風格展現了人性中關愛、關懷和團結等特質，引發了對人性的反思，從而探討人性價值的意義和重要性。 文：儀



Peter Opheim 的作品以奇幻且形態萬千的生物為特色。



名家名作

折枝花鳥畫，是以一段花卉草木，或配以禽鳥而形成的一種花鳥題材的傳統繪畫方式之一，與「清供」、「叢艷」、「全景」其他花鳥畫形式同時存在。在兩宋時期，折枝花鳥畫形成了其獨有的固定體式，繼而上升為一種「既有圖式」，最終成為一種文人「狀物寫心」的程式。而折枝的程式本身對中國花鳥畫的傳承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

撰文：王林燕



▲王林燕作品《東風第一枝》，紙本，2021年。



▲王林燕作品《晴窗》，紙本，2013年。

折枝花鳥畫隨想

「畫者，文之極也」，在中國繪畫史中，大部分文化形式體現着文人精英的參與和創造。對於出現在唐代，興起於宋代的折枝花鳥畫來說，便是如此。作為繪畫的經典圖式，它承載着繪畫的「圖式」功能，文人畫家一方面在圖式上「雕刻真實」，同時又藉以錘煉心性。所以，折枝花鳥這一圖式，既是具象的內容，又是意象的形式。換言之，折枝花鳥畫家，在其描寫現實世界之前，已然在畫者心中構成了約定俗成的圖像表現形式，已然在其頭腦中先選擇了折枝這種方式，以此為出發點，用現實中和心目中的真實不斷修正這個圖式，同時圖式又兼具「以小見大」、「比德觀」等藝術精神的內容。

折枝花鳥的發展轉變

中國花鳥畫在明清高度發展，折枝花這個圖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清初「沒骨」折枝花鳥畫的風行，創造性地恢復和發揚了宋代折枝花卉的圖式，它承載着精英開創的文化觀念和審美風尚，又通過器物援入百姓生活，從而形成整個社會的觀念和審美格局。另一方面，文人畫家的主體意識高漲，他們藉「折枝花鳥」，創造了絢爛的筆墨世界。從元代的「隨形賦狀」到明以後的



▲王林燕作品《花枝春滿》，130X130cm，紙本，2021年。

「水墨之興」，筆墨獲得了解放，形成了獨立的形式語言，而折枝成為「直抒胸臆」、「獨抒性靈」的絕佳手段。在不斷重複的共性的文化符號轉換為極具筆墨個性化的藝術形象期間，折枝花鳥畫形成了特有的程式法則——畫譜，完成了「折枝」從內容向純粹形式的轉變。「折枝」在與「筆墨」呈現出「體用」關係的同時，承載了中國花鳥畫藝術的生生不息的傳承。

與西方繪畫碰撞

對比中西方繪畫，折枝花鳥畫與西方的靜物花卉寫生截然不同，西方的靜物花卉是在一個真實的環境中在光色原理下對物象的再現性描繪，是定點、定時、定位的視覺與錯覺的統一。但是折枝花鳥畫是超越時空的，它在畫面中表達的物象是「天水一色」的，是不受環境和時間影響的恆常不變的形象，而且折枝花鳥畫往往帶着中國人特有的情感、寓意，這種差異說明折枝花鳥畫突出了其獨特的審美屬性及文化屬性。

二十世紀是中國繪畫的巨大變革時期，具有現實主義的全景式花鳥畫逐漸取代了折枝花鳥畫而成為主流。同時，花鳥畫的繪畫語言也發生了轉換，中國傳統的全景式花鳥畫在與西方的繪畫的透視、取景以及素描關係相結合，在與西方繪畫的碰撞中使繪畫的形式及語言推向了創作前沿，而作為傳統花鳥繪畫形式之一，折枝花鳥畫的創作方法和理念逐漸變得遙遠。在這種情形下，對傳統經典圖式的回顧顯得尤為重要，不應僅限於西方繪畫的模式，而應是一個多元、整體。折枝花鳥畫雖然目前正被西方的古典主義、西方現代、後現代觀念逐漸消解，但折枝花鳥畫有它的輝煌時期，對當今的花鳥畫創作仍然具有借鑑的價值。

以畫展現才情

經歷了文人的筆墨實踐，折枝花鳥畫逐步上升為一種繪畫程式法則。因為文人畫折枝花鳥畫是通過筆墨個性的發揮以表現自己的才情，但在過程中，折枝花鳥畫卻失去了對



王林燕，又名王若。2009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攻讀博士學位，師從郭怡琮教授。2015年北京師範大學攻讀博士後，師從周星教授。目前供職於中國美術館展覽部。

於客觀世界新鮮的感受，李可染曾說，到公園裏寫生時，要假裝剛睡醒，一切都是新的。這體現了中國傳統繪畫主要以固有程式為發展的特點與文化的轉換產生了矛盾，這是整個中國畫所面臨的問題，也是未來從事中國畫研究者和創作者需要解決的命題。



▲王林燕作品《歲寒三友》，紙本，2021年。



展覽展出125套皮爾·卡丹設計的服裝。



掃描看視頻

生於1930年代中國的宋懷桂，是1980至2000年代中國藝術、電影、音樂和時尚領域的傳奇人物。她是首位將外國服裝品牌引入中國的代理、首位將中國模特兒帶上西方舞台的策劃者，對中國發展成國際化社會的付出不容小覷。M+博物館現正舉辦「宋懷桂：藝術先鋒與時尚教母」，是全球首個以宋懷桂為主題的博物館展覽，將迷人的宋女士重新置於聚光燈下。 記者：Ruth 攝影：蔡啓文、Ruth



人偶身上的皮爾·卡丹服裝皆曾經由宋懷桂和她訓練的模特兒所穿。

看時尚教母宋懷桂傳奇一生



身穿皮爾·卡丹晚裝的宋懷桂，坐在北京馬克西姆餐廳內。(攝影：楊凡、圖片由M+提供)

展覽展出逾320件展品，以時裝、繪畫、照片、錄像、檔案資料等揭示宋懷桂的人生軌迹，及其對中國近代視覺文化發展的影響。展覽劃分為5個展區，分別探索宋懷桂作為藝術先鋒、商界精英、時尚教母和文化大使的多重身份。

宋懷桂作為法國著名時裝設計師皮爾·卡丹在中國的代理人及首席代表，收藏了大量卡丹設計的服裝，當中125套於是次展覽展出，分佈於展廳各區，以剪裁立體、用色豐富的設計側面描繪宋懷桂的前衛個性與優雅品味。展覽的首個區域「誰是宋女士？」開門見山，展出由宋懷桂收藏、卡丹設計的6套晚裝和7套日常服，恍如打開宋懷桂的衣櫥，展現這位時尚教母的風姿綽約。

中西合璧的藝術造詣

宋懷桂早年的藝術造詣被她時尚偶像和商界翹楚的身份掩蓋，但她的藝術歷程培養了其獨到的眼光。1950年代，攻讀油畫的宋懷桂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結

識保加利亞籍丈夫萬曼，兩人結為夫妻後移居保國首都索非亞。在西方的生活與學習經歷讓宋懷桂突破社會主義藝術框架，吸收現代繪畫風格，並在作品中融入西方女性主義。但宋懷桂亦不忘根，常在作品中融合中國哲學思想。

「藝術先鋒」展區掛有宋懷桂創作的油畫作品與壁掛，供觀眾細味她藝術風格的演變。「商界精英」展廳的牆上，掛着一系列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相片。中央的相框內，一名法國模特兒正在長城上翩翩起舞，身上皮爾·卡丹設計的彩色裙子隨風飄逸，圍觀的是一個個身穿藍綠灰的中國老百姓。1970年代末國門初開，皮爾·卡丹成為了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國際品牌，對宋懷桂功不可沒。兩人在1979年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相識，宋懷桂向卡丹提議將品牌引進中國。展覽匯集了1980年代皮爾·卡丹進駐中國的報章、照片和檔案資料，並重現了馬克西姆餐廳昔日名人雲集、多元文化交匯的場景，帶領觀眾步入時光隧道，體驗宋懷桂締造的歷史時刻。

在「時尚教母」展區中央，身穿皮爾·卡丹的模特兒人偶排列在伸展台上，對面牆印着中國模特兒在巴黎凱旋門前揮動國旗的照片。被譽為「時尚教母」的宋懷桂對中國時尚文化的發展貢獻良多，她親自挑選並訓練中國第一代模特兒，讓中國時尚在國際舞台上綻放光彩。展覽的最後部分由宋懷桂的志趣切入，除展出她晚年策劃「五朝霓裳」時裝秀的服裝，還包含以中國意象為靈感的中外時裝設計和影像作品，藉此探索近三十年來全球化下中國傳統文化論述的演變。

展覽詳情

日期：即日起（展期至另行通知）
時間：星期二至四及周末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星期五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星期一休館
地點：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西展廳
門票：HK\$140（包含標準門票）